

耳聞目睹

——出訪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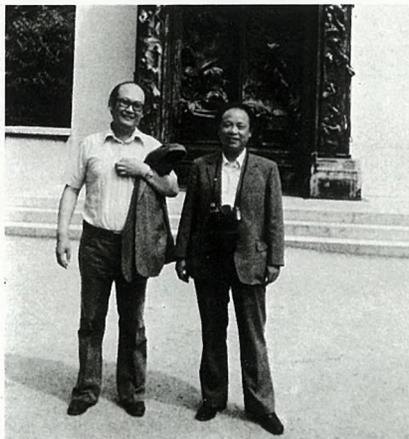
王官乙



國際造型藝術節1983年夏天在阿爾及利亞舉行。中國美術家代表團以劉開渠為團長、版畫家杜鴻年、翻譯兼秘書任樹高和我組成，從北京去巴黎，轉阿爾及利亞，再訪突尼斯，又回到巴黎，歷時一個月，長了不少見識，記了一些零散的筆記。

羅丹的名字比總統還響亮

在我當學生的時候，羅丹的名字就在耳邊震響，到巴黎的第一個願望是去羅丹博物館，陪我去的是從台灣去的旅法著名畫家彭萬堃先生，他對我說：羅丹的名字比總統還響亮！是的，總統只有四年任期，羅丹會永垂千古，他的作品給全人類以精神上的享受，引來多少遊客，看了那數以百計的原作，



無不贊嘆這位美術史上的大人物。第二天我接着去看了布德爾博物館和盧浮宮前杜伊勒公園草坪上馬約爾的作品，這三個近代雕刻大師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們師生兼益友的關係和各自風格的迥然不同。

當我站在佈德爾的《霍克勒斯弓箭手》面前，想到羅丹——雕塑界的摩西，是他把雕塑引出了荒原，創造雕塑藝術的新天地，這樣的權威手下的助手和學生布德爾，就敢於“反其道而行之”，走自己的路。如果說羅丹是文學的、繪畫的雕塑，那麼，布德爾就是科學的建築的雕塑，羅丹手法靈動，布德爾大巧若拙，布德爾在羅丹手下十五年，他崇敬羅丹，但他和羅丹在藝術上有分歧，而且在分歧中找出自己新路的苗頭和線索，形成了宏偉、剛健的風格，這是羅丹所沒有達到的。

馬約爾四十歲才開始作雕塑，也沒有匍匐在當時已聞名於世的羅丹腳下，而另辟蹊徑，羅丹探入人的內心，馬約爾感受於大自然，羅丹運用油畫筆觸般的手法，馬約爾盡力剔出所有細節，

如果說羅丹的理想是把雲石與青銅變成肉體，那麼，馬約爾的理想是將肉體化為雲石與青銅。馬約爾另一奇特之處是，將他對大自然和社會的感受都通過女人體來表現，包括革命英雄布朗基紀念碑（《被縛的女人》）飛行員的紀念碑（《空氣》），藝術家塞尚紀念碑，他都用女人體去表現，形體簡潔飽滿，意境深邃含蓄，他的藝術不僅和羅丹“對立”，和布德爾也“相反”。

三位大師，都沒有進過美術學院，布德爾進過半年就退了出來，大都在四五十歲才被人承認。羅丹對布德爾和馬約爾說來都是恩師，但他不以“權威”壓人，不以“老師”自居，鼓勵他們走自己的路，告誡他們“小心，不要模仿你們的前輩。”這一點，羅丹比安格爾高尚多了，有大藝術家的風度，正是這樣，才出現羅、布、馬三足鼎立的局面，而非羅丹一統天下，使法國近代雕塑藝術放出光輝，且不是一束光線，而是光彩四射。

是不是“反其道”都能獨樹一幟呢？也未必，羅丹的另一名助手和學生還兼情人的卡繆·克洛黛爾，她也崇敬和追隨羅丹，後來在愛情上沒有佔有羅丹，轉而忿恨、妒忌，發誓要找到與羅丹風格不同的“無羅丹”作品，但沒有成功，落得慘死於精神病院，法國還專門在羅丹博物館舉辦了卡繆·克洛黛爾的雕塑展覽，作品沒有使人激動，倒是因為愛羅丹發瘋而被關在精神病院幾十年催人淚下。

藝術，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但路是多難走啊。

真假馬奈畫展

巴黎不愧是藝術之都，藝術博物館和美術展覽很多。有時，同一天有一千個美展同時展出，大宮殿裏有幾個美術展覽，日本現代美術展，



作品數千件，展廳寬大明亮，展牆如街如巷，但觀眾不多，在另一個狹小的展室裏，展出印象派大師馬奈的作品，在暗淡的燈光

下，人們擁擠着，以好奇而又興奮的神情觀看，像是看望久別重逢的朋友，人們想念這個印象派的首領，也想起那些與官方學院派唱對台戲另走新路的一羣印象派畫家，遭受過多少冷嘲熱諷和排擠打擊，現在不同了，這羣“叛逆”畫家當年聚會的庫波爾咖啡館也成了名勝，他們的作品已成國寶，只要是他們的原作，每幅價值數十萬美元，他們的名字已在美術史上佔着重要地位。在馬奈逝世一百週年的時候，巴黎特地為他舉辦回顧展，作品221幅，全是原作，其中95幅是從世界各個國家借來的，特別是被皇帝拿破侖三世和一些衛道者攻擊為“不道德”、“粗俗、淫亂”的《草地上的午餐》，自1863年以來還是第一次和觀眾見面，除這幅名作外，還有不少從未展出過的作品，我去參觀的時候，已展出一個多月，仍然排着長隊，觀眾之多足巴黎所有美展之冠。展品中還有一些草圖和素材，如《酒吧女招待》和《白衣女郎》就有幾張不同的草稿，這是欣賞和研究馬奈的最好機會，在欣賞之餘，人們回首往事，會有許多感慨的。

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我又看到另一個馬奈畫展，展覽的題目叫《馬奈——你好！》，數以百計的作品，全是馬奈的作品又不是馬奈的作品，是現代派藝術家對馬奈作品的變異，《奧林匹亞》倚躺在床上不是白皮膚女郎而是黑人女郎，在一旁侍奉的黑人婦女倒變成了白人，黑貓也變成了白貓，另一幅去掉了黑人和黑貓，還有一幅用奧林匹亞的手去撫摩貓，馬奈的每幅作品，在這裏都被修改、變換，這大概是又一次“革新”吧，我的直觀感覺是對馬奈作品的極大歪曲和嘲弄，沒有一幅引起了我的美感或好感，但好奇心使我想進一步去了解它。

這一真一假的兩個馬奈畫展，是兩個時代的產物，馬奈背叛了學院派、現代派又背叛了馬奈，他們有他們的道理，像我那樣要求“美感”和“好感”，也正是他們所“反感”的，他們就是要反叛美學原則，不落入“美”的圈套，他們對馬奈作品這樣任意修改，當然不是尊敬，而是否定，是嘲弄、是嬉戲。達達主義者給達·文西的《蒙娜麗莎》臉上畫了兩撇鬍鬚，台灣《雄獅》美術雜誌還發表過幾十幅《蒙娜麗莎》，有的包紮帶，有的大笑，有的做鬼臉，有的索性畫成一條狗，這叫做“藝術的變奏”，畢加索就是一個積極分子，他曾把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變畫了兩幅，一幅是人物動態大體不變，畫成單線裸體，另一幅是用立體派畫法作了變形。畢加索曾經說過“我看事物的方式不一樣，棕櫚樹可變成一匹馬，唐·吉訶德可變成宮廷侍女”，的確，他變畫委拉斯開茲的《侍女》和倫布朗的《拔示巴》就面目皆非了。說來，馬奈《草地上的午餐》也襲用了《巴利斯審判》一畫中的構圖和人物的姿態。

馬奈畫展和馬奈畫的變奏，顯示了時代的變異，它是反傳統的，仔細想來，它們之間也有一定的傳統關係。

多國藝術的聚會

來自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的藝術家們，帶着他們的作品，聚會地中海濱，通過語言和藝術的交流，成了朋友，各自的個性都顯露出來，真是畫如其人，甚至畫如其國，阿爾及利亞的作品大都以革命生活為題材；黎巴嫩畫家表現的是中東戰爭的災難，滿幅血跡，慘不忍睹；阿根廷一個被迫害流亡國外的



女畫家，帶來了《將軍的玩具》，赤裸裸地暴露軍事獨裁者的創子手面目；黑人藝術家展示了非洲木雕和風情繪畫；意大利當然是現代派作品，鍍金抽象雕刻和時髦繪畫；奧地利是一個和平中立國家，來的畫家也笑容可掬，一幅幅優美的風景，顯示那片國土是“世外桃源”，蘇聯帶的是老式版畫，波蘭作品如電子計算機的圖象；中國帶了18件作品，大都是國畫、版畫的山水風景，劉先生和我也展出幾件小型雕塑。展廳內幾百件作品，反映了各國的意識形態，現實主義作品佔大多數，抽象的作品很少，有的貌似抽象却有思想內容。

記得開幕的前一天，各國藝術家都在佈置自己的作品，我走到一個阿爾及利亞畫家面前，看他正裝釘一幅畫，畫板的一面是一條曲曲彎彎的線，似乎是一件抽象作品，另一面是一幅具象木刻，陰陽線結合，造型和技巧都很不錯，他展覽抽象的一面，使我納悶，問他“背面的畫不是很好嗎？你為什麼用這一面？”他向我解釋道“背面一幅只能代表我的技巧，不能代表我的感情，我在製作背面這幅畫時，想到了很多，我們是革命的藝術家，藝術家的激情是不可抑制的，我要記錄我的這種激情，所以翻個面來作了這幅畫。”我再仔細一看，畫的右下方黏貼有一支顏色管，從管裏噴射出一股立體的紅色線條，繞了幾道彎往左上方衝去，膠蓋被衝到線的末端，他再進一步說“這紅色線條象徵藝術家的革命激情，這線條又構成了一個男性生殖器的造型，即是說，革命的激情當中包含了性的解放”，我一聽“性的解放”就條件反射想到不正經，是資產階級腐朽的言詞。但我後來了解到伊斯蘭教對婦女束縛很厲害，婦女大都在長袍面罩的包裹中，夜晚不見她們的身影，深居簡出，說不上自由戀愛，這個“性的解放”是針對宗教束縛而言，並非男女倫亂，至於生殖器的造型，在一些民族和國家還把它作圖騰崇拜，日本幸德秋水考證基督教用的十字架也源於生殖器，那就不必大驚小怪。我重新評價了這幅畫，它不是胡亂來的抽象派，也不是黃色作品，是富有革命激情和進步意義的作品。

一分鐘發言

出國之前，我曾要求自己“多看，不抱成見”，世界如此之大，流派如此之多，不要以無產階級是先進的，資產階級是腐朽的那樣簡單的階級劃分去看複雜的藝術。

現代派藝術薈萃於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

有許多畢加索、馬蒂斯的原作。另一些作品也使人不可思議，有一幅“畫”，掛在牆上的僅是一塊用畫框糊的白布，什麼也沒有；另一幅是一片漆黑，也是什麼都沒有，再一幅是一塊布中間只用刀子劃了一條裂口，這三幅作品真是想“絕”了，可算千古絕畫。我參觀時是夜裏十點過，展廳裏只有我一個人，還有些佈景的恐怖場面怪嚇人的，只顧看展牆，不小心腳下踢到一堆垃圾，罐頭盒被踢得老遠，仔細一看，有標牌，嚇得一身汗，這是藝術展品！我只好把罐頭盒再踢回去，說不定又有新的藝術效果，還有砸爛的一部鋼琴，堆着的一疊畫框等，看了這些，我懷疑這是不是藝術，如果是，而且是進大雅之堂價值萬金的藝術，那我懷疑自己的作品是不是藝術了，自我鬥爭自我裁決，都是藝術。你說它不是藝術嗎？它有觀眾，還有道理，白布一塊，是“此時無畫勝有畫”還說是受了中國老子哲學“無”的啓示；垃圾是“人們遺棄物的復歸”。



藝術節的展品大多數是現實主義的，面向生活的。所以，不能把少數幾個國家代替了世界。在藝術節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一個新聞記者提問：“什麼是造型藝術？它的定義是什麼？”“當今世界上流派很多，你認為什麼是主要流派？”這兩個問題引起了各國藝術家的熱烈討論，藝術家們對中國是很尊敬的，特別是劉開渠先生德高望重，他的發言受到重視，我國大使館文化參贊坐在我旁邊，他願當我的翻譯，鼓勵我說幾句，我大膽地作了即興發言，關於什麼是造型藝術，我說“造型藝術是形象的藝術，是空間的藝術，是感情的藝術，是發展的藝術，形象是它的特徵，空間是它的外表，感情是它的內涵，發展是它的前途。”關於世界上的各種流派，我說“當今世界上流派很多，應當讓它們和平共處，互相競賽，這在我的國家叫‘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認為現實主義最富有生命力，因為它扎根生活，面向人民。”我不是理論家，也缺一本辭典備查，這不到一分鐘的發言，目的是說出我們的觀點，聽聽反映。出乎意外，會後有幾個國家的藝術家向我祝賀，贊賞和同意我的發言，其中還有意大利搞抽象的藝術家，這給了我勇氣和力量。花花世界，令人眼花繚亂，對外國藝術要取分析態度，要有自己的主張，要有自己的風格，個人如此、國家也是如此。有的藝術家對中國的展品反映是“靜”，在他們心目中中國是革命旗幟，為何作品沒有戰鬥氣息，有點不可理解，而我們已經厭惡火藥味，這都值得深思。

獨立紀念碑和其它

在“空中汽車”上俯視地中海，風平浪靜，海天一色，是那樣寬闊而沉靜，馬約爾的雕塑《地中海》浮現眼前，飽滿的婦女人體，似坐非躺地沉思，看地球上的地中海，想青銅人體的《地中海》，其間的奧妙有所領悟。飛機不到兩小時就從巴黎到達阿爾及爾國際機場，走出候機室，看見花園中立着一座用兩塊鋼板縱空合併而成的雕塑，外輪廓彎彎曲曲，上大下小，以為是抽象雕塑，實則是取非洲地圖的外形作為雕塑的造型基礎，



兩面描繪着非洲古老的文明，阿爾及利亞作為非洲與歐洲、東南西北的交匯點，強調的是第三世界的團結，這座雕塑是直教敦針對歐洲發達國家而豎立的，顯示非洲的獨立願望和自立精神。

獨立，對第三世界的民族說來是多麼寶貴的字眼。阿爾及爾是一座濱海山城，在她的山樑上，矗立着獨立紀念碑，三片棕櫚葉狀的形體拔地而起，總高92米，在50米處聚攏然後又分開，中間合抱一座20米高的清真塔，塔分五層，塔內是電訊中心，第五層對旅遊者開放，壯麗的山城和波光粼粼的地中海盡收眼底，整個紀念碑造型簡煉，寓意深刻，幾根弧線直插雲霄，有現代建築感，三片葉狀造型，遠看恰似三個身披長袍的阿拉伯少女，捧着烈士的骨灰盒（清真塔）向天祭奠，三根碑柱還象徵三個革命時期和三支革命隊伍，為了補充抽象形式的不足，在三根碑柱的基座上立了三尊七米高的革命戰士銅象。紀念碑體現了三個結合，

即雕塑與建築的結合，觀賞與實用的結合，抽象與具象的結合，將這些對立的因素統一起來，並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強烈的時代感。波蘭建築師馬里安·科尼茲尼投標於他國，其構思構圖均令人欽佩。加拿大建築公司承包工程，花錢一億美元。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也不惜金錢來建造他們的精神堡壘。紀念碑已成為阿爾及利亞的標誌。

從機場到旅館，就看見十來座雕塑，連小鄉鎮上都有。

突尼斯也是如此，法國更不用說了，雕塑的主要天地不是室內，而是室外，街頭、公園、橋頭，雕塑如林，盧森堡公園、杜伊勒公園裏，數以百計的大理石或青銅雕塑相襯在林蔭和花圃之中，我在塞納河邊拍照，一個鏡頭中就有近十座雕塑。當然，巴黎的雕塑不是一時興起，而是千百年的歷史文化積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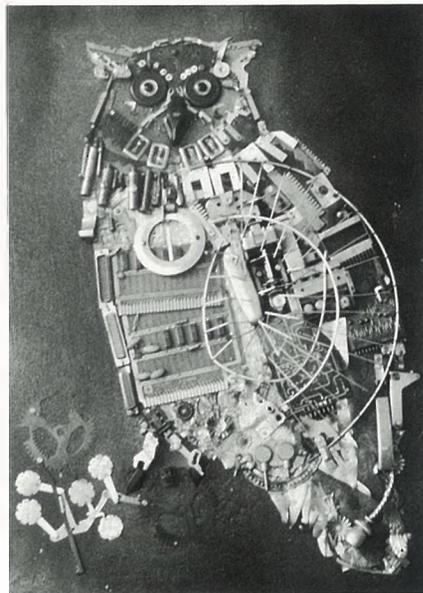
在那些現代化高層建築前，往往都有抽象雕塑。單調的垂直線和水平線，機械的四方塊建築面前，有一堆不規則的形體，對立統一在一個整體中，也是一種美的需要，何必苛求它是什麼內容。

城市雕塑是現代文明的一部分，是建築的精靈，它還可能成為城市的標誌和國家的象徵。

法朗克·達·高斯的拼湊藝術

在突尼斯官方的安排下，我們參觀了迦太基遺址和博物館，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古時都是羅馬帝國的一部分，留下了許多古羅馬和希臘原雕刻，看到這些珍貴的藝術品，就像到了意大利和希臘。在藝術博物館裏，突尼斯古代鑲嵌畫也使人贊嘆不已。

幾個現代畫廊又是別開生面，特別是新聞畫廊裏的作品十分奇特，類似鑲嵌畫又不是鑲嵌畫。那天正好趕上畫展的開幕式，畫是官方人士和各國外交官及夫人們，頻頻舉杯向作者祝賀。展出作品48件，有雕塑有繪畫，但又不是雕塑和繪畫，是不用塑造的雕塑、不用畫筆的繪畫，稱之謂“拼湊藝術”，也叫“重新組合的世界”。



這些作品全是一些各式零件組成，如“雕塑”作品《太陽王》，頭戴皇冠，正襟危坐，人的軀幹是一個特大的電子管，手是一對搬手，另一幅“畫”叫《貓頭鷹》，形象逼真，造型準確、二目圓睜地站在樹枝上，仔細一看，全是零件組合，一對眼睛是兩顆有機玻璃扣子，鼻子是一個旋鈕，翅膀是剪裁過的電風扇罩子，還有一幅叫《威尼斯》的“畫”，至少有幾百個零件，海中的游魚是兒童玩耍的金屬小魚，有的“雕塑”還配有電子儀器，像機器人，能動作能說話。這些藝術品都是有構思的，也有完整的構圖和具體的形象，並非玩具，可以宏觀，也可微觀。需要藝術家的想像力，也要科學家的組建能力，還要有極大的耐心。

作品是稀奇的，作者也不一般，他是巴西駐突尼斯的大使法朗克·達·高斯，這位58歲的外交官，是一個自學成材的藝術家，對古代藝術很有研究，還有科學著作，他雖是一個職業外交官，但拼湊藝術並不僅是他的業餘愛好，藝術隨着他的政治活動一起進行，就任駐突尼斯大使，見面禮是藝術展覽，以政治家和藝術家

的想像力，也要科學家的組建能力，還要有極大的耐心。作品是稀奇的，作者也不一般，他是巴西駐突尼斯的大使法朗克·達·高斯，這位58歲的外交官，是一個自學成材的藝術家，對古代藝術很有研究，還有科學著作，他雖是一個職業外交官，但拼湊藝術並不僅是他的業餘愛好，藝術隨着他的政治活動一起進行，就任駐突尼斯大使，見面禮是藝術展覽，以政治家和藝術家

家的雙重身份出現，給人以和平的印象和風趣的感覺。

看了高斯的藝術，想起突尼斯政府文化部官員接見我們時講過他的一條見解，他說：“美術”這個詞不夠妥當，應當叫“造型藝術”，我理解他的含義是，不應受“美”的局限，造型藝術也不能僅是油畫、版畫、雕塑的概念，現代藝術的發展五花八門，確是“美術”所容納不下了。

看美術學院上課



有人曾勸我，看不懂外國人的畫，不要問他畫的是什麼，否則會鬧笑話的；但我總想借出國機會多了解一些，不耻下問，問得巧妙一點，也不會鬧笑話的，比如我看不懂他的畫，“請你談談你的畫，好嗎？”作者能說什麼就說什麼，直接問“是什麼主題思想？”之類就會使別人目瞪口呆了。大凡我問的，都能得到較滿意的回答，作者都能說些名堂出來，有些還很有道理，還能給人以啓示。

在參觀突尼斯美術學院的時候，雕塑系一年級正在上課，作了一支大皮鞋，有一公尺多長。我問“為什麼要作大皮鞋？”回答是“商業的需要”，作皮鞋是我理解的，如果為商業服務就有道理了。

到油畫教室一看，牆上掛滿了離奇古怪的畫，是習作，畫的東西都在“似與不似之間”，一個女學生正在畫油畫，她似乎在瞄準對面桌子上的一堆靜物，但畫面又不像那堆靜物，我忍不住問“妳是畫的那一堆東西嗎？”“是的。”我又問“為什麼不像呢？”“我畫的是我的感受！”畫面和對象太不一致，不僅沒有立體感、空間感、質量感，連輪廓都不像，心想何必擺這堆靜物呢？又何必進美術學院呢？我請她將畫架移動一下，好讓畫面和靜物都裝入我的照相鏡頭，立此存照，備查研究。老師在一旁得意的微笑着，我問老師“你怎麼教她畫呢？”他回答很明確，“我的任務是啓發她的感受。”“不是教她如何畫，是啓發她用自己的感受去畫。”

突尼斯的美術學院是仿照巴黎的，因為二十多年前突尼斯還是法國的保護國。學生們上課自由，來不來，上不上課似乎都隨便，更不會記遲到早退，老師也沒有盯住學生，把着手去教。

我想起一位國內的藝術家問過我“你怎樣教創作？創作能教嗎？”怎麼不能教呢？我已經教了近三十年，問題在於怎樣教。

這些，促使我思考，我並不贊成學生太自由，也不贊成過份強調主觀感受，但反過來想想自己的教學，八股氣重。自由主義不好，自由是應當有的，主觀主義不好，主觀是應當要的，個人的感受於藝術是十分重要的，學生看來也需要鬆綁，否則是不會成為開拓型、研究型人才的。他們過頭的東西，也是我們所缺少的，不要因為他們過頭就不敢吸取其合理因素。

我院碩士研究生通過學位論文答辯並授予碩士學位

我院碩士研究生首屆學位工作順利完成。

在既嚴肅又活躍的三個不同專業的論文答辯會上，碩士研究生們，認真地回答了答辯委員會主席及委員們的提問，通過回答提問，進一步了解了研究生閱讀書目及思考問題的廣度和深度。研究生們的論文及答辯得到了答辯委員會的好評，認為：研究生在答辯時，對所提問題答得較完善，對論文中不足之處，經過提問，作了補充和較明確的闡述，豐富了論文的內容。在答辯會的同時，舉辦了研究生平時習作、創作和畢業創作、畢業設計展覽。答辯委員會根據研究生的作品及論文答辯情況，一致通過並經院學位委員會審核批准授予：油畫研究生龍泉、牛曉林（西安美術學院研究生），版畫研究生鍾長青碩士學位並上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核備查。

經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學位委員會審核批准：授予我院工藝系高仲成、鍾曉旭碩士學位。

（張開瓊）

外事簡訊

我院是重慶市對外開放的一個重點單位，被外國友人譽為“長江上游的一顆藝術明珠”。它以豐富的藝術作品，綠樹成蔭的美麗校園，吸引着大量的外國朋友來此參觀。每當春夏和夏秋之交，來自世界各國的客人絡繹不絕。從1977年9月開始接待英籍女作家韓素音以來，前來參觀訪問的各國友人共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0多批、30000多人。近幾年來，每年來校參觀訪問的人數都是成倍增加，僅84年就有700多批、11000多人。其中有兄弟黨的領袖和代表，如澳大利亞共產黨主席希爾、朝鮮勞動黨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羅馬尼亞黨的工作者代表團；有各國政府首腦和政府官員，如英國前首相希思、法國岡盧茲市政府代表團、意大利省長代表團、美國西亞崗市政府代表團、各國駐華使節和各國駐華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有政治、經濟、科學、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專家，如法國現代名作家讓馬齊牙·布努勒；有世界各國的外資和旅遊客人；也有居住在各個國家、各個地區的華僑和港、澳、台同胞；還有邀請來此講學的外國專家，如荷蘭油畫家揚滿斯。

凡來這裏參觀過的朋友都感到十分滿意。他們說：“這是中國內地的一座藝術寶庫”，“這是有中國特色的藝術教育”，“這是一次美的享受”。紛紛要求互相交換專家、學者，交換展覽和圖書資料，交換留學生。去年法國已派來了法比恩·凡爾迪埃小姐來這裏學習。為了滿足各國朋友的要求，我們正在積極籌備，不久將接受大量留學生和舉辦短期學習班，歡迎各國朋友來我院學習。

（劉昭全）

由中國奧林匹克委員會和中國美術家協會聯合舉辦的《中國體育美術評獎和展覽》已於六月十日在北京正式展出。我院這次共展出雕塑、油畫、國畫、版畫作品17件，其中有兩件作品獲獎。它們是：工藝系漆器美術設計專業81級王號同學的國畫《邊關習武圖》，榮獲一等獎；雕塑系教師馮宜貴同志的雕塑《泳》，榮獲二等獎。

（黃一平）